

外祖母在的时候,是最有过年的样子的。

那时上海过年的正式放假最多只有四天,年三十到年初三,但是它的喜气洋洋,细细准备,一点点地备着年货,却是一个长得多的时间。是天天盼着的;是一小包,一小份提着的;是每一天的挨近,每一天热乎乎的心情;小孩儿买好的那一点鞭炮一个也不舍得提前放,每一天候着的满心雀跃蹦成着另外一挂的五十响、一百响,挂在天真心里的门口,谁不富裕的生活,谁家会一点着便是噼噼啪啪一百响、一千响,便是大高升,烟花筒啊?买个五十响的小鞭炮,都要拆散了一个个扔,扔成很小儿式的炫耀,此起彼伏的欢腾,那是真真正正的欢腾,不是祈求发财。

所有的准备都细细、小小,一包粉丝、几斤花生、咸鱼、咸肉……宝贝似地藏在橱柜里,或者挂在南面窗口、北面阳台。在我们家里,这一切都由外祖母的那两只手挂起,拎下,她像一根又竿,她也是跑腿,她是总会计,她是一本挂在墙上的老日历,每年到了这个时节,不用翻日历,只要看她,就是“唛”地撕去一页,看见了新的一页。

我的外祖母,她呵呵乐着什么也不看,只看着每天都增添的那一点新的增添,她还要继续忙着一日三餐,一日三餐里不动用任何过年的东西,我们也不希望她动用,心里都盼着孤注一掷,让它们统统被端在年三十的桌上,那时我们这样的小孩子,真是懂事,真是珍惜,真是

那么天然地和大人呼拥着一致,大人为我们过年,我们也懵懵懂懂为他们过年,呼拥着过年的日子走到我们跟前,我们走进了年里。

当了知青之后,我每个月都有少少的一些工资。到了年底,我便格外地开始节省,多挣一些钱,带回上海,为家里买东西,加人那细细、少少的每一天的增添,让外祖母呵呵乐地藏起,挂出,外祖母像一面呼呼飘响的大旗帜,我像一面呼呼飘响的小旗帜,我随着她飘,声音里都是快过年的欢喜,飘出窗外,每一家都听得见别人的欢喜。

我仗着口袋里的那一点儿钱,半夜三更起床,领着外祖母去浦东的小镇上买年货,活鸡、活鱼、豆制品,那个奇怪的年月,市区买不到的,乡下小镇上有。

夜里没有公共汽车,我们走到黄浦江边,乘渡轮,下了船,冷冽的寒气被我们顶着朝后退,忽地一下,只有热气了!看着尚在漆黑之中的路边街市,外祖母跟着我呼呼往前跑,好像全部摊位上的东西可以任我们挑,可以都属于我们,我口袋里有钱,我很牛的,我让外祖母做主,我说,外婆,你买!

她挑,我付钱,我好像口袋里有好多的钱,用也用不完,我说,外婆,你买呀!

外祖母的神情像一张欢天喜地的渔网,分明想撒开,却又小心地挑挑选选。我跟着她在摊位前的人堆里绕来绕去,她挎着的那只大篮子里一点点多起来,很快就沉沉的了。我的手里也有一只不大的篮子,也一点点多起来,沉沉的了!那时没有手拉车,走进大超市呼呼啦啦随意就装满一后备箱的富裕是一个不会想得出来的神话,那时一只篮子挎满的是整个新年世界!

我说,外婆,再买一点吧!

外祖母说,你这个小孩子,买那么多做什么,你要留着钱回农场去的。

回到家,天才刚亮,妈

妈还没有起床,外婆把篮子拎到妈妈的床边,对妈妈说,你看看,你儿子买了多少!

我为家里买了多少呢?我能为家里买多少呢?我没有钱,但是我的确懂得为家里过年,为外祖母和妈妈过年,为妹妹,为弟弟,那时,爸爸独自在外,在厄运里度日,他是怎么过年的呢?

有一年,妈妈寄给爸爸二十元钱,让我学着写信:爸爸,这是寄给你的钱,让你过年,你要买点东西好好过年!妈妈不买菜,不购年货,她上班。为我们买衣服,为外婆买做新衣服的布。她也会买猪油糖年糕,初一早晨,她把糖年糕切成一小片一小片,微微小火煎给我们吃,味道真是有些洋气的高级。

她会递给我二三十元钱,让我去买一件新衣服。妈妈信任我的审美,多下来的钱,再买一套新的玻璃杯,或者买一盆花……

我说,我有钱。妈妈说,你用这个钱买!我在农场有工资的,我在妈妈面前是儿子。

我用妈妈给的钱在南京东路的服装店买过一件藏青色的青年装棉袄,穿着像一个五四青年,我总记得,所以总会说起。有些重复省略不了。可是今天的妈妈已经记不起来了。

### 像汤圆的过年

梅子涵

这间以松木建成的小房间,设置了六个蜂箱,里面有不计其数的活体蜜蜂在飞舞,空气里氤氲着花卉淡淡的甜香。

房间外,挂了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蜂屋疗愈法”。

我蹑手蹑脚地走进去,生怕任何一个稍大的动作都会惊动群蜂而破坏“治疗”的效果。我轻轻地卧在木质的躺椅上,闭上眼睛。起初,我听到的仅仅是寂静的“声音”,等我全然适应了这种细针落地有声的静谧后,缠在心上的俗思杂念也一点一点地被过滤了,正觉心静如水时,耳畔清清楚楚地传来了蜂群细细的嗡嗡声。平常自然界的蜂鸣喧嚣、尖锐、刺耳而又带着跋扈的霸气,奇怪的是,此刻,在蜂屋里,我听到的蜂鸣却是清脆的、圆融的,甚至带着一点音乐的旋律,十分美妙。蜜蜂的嗡嗡,并不是持续不断地响着的,它若有若无,断断续续,每回响万起时,总能给心灵带来一种温柔的颤动。在万籁俱寂中,我和心灵进行深入的对话,渐渐地,身体深层的感受被唤醒了,呼吸系统也在不知不觉间起着微妙的变化,变得顺畅了、平伏了……

我专门向外祖母买了一个很重的石磨给她磨糯米粉,我又上哪儿去问外祖母她记不记得呢?

外祖母最喜欢糯米粉,包汤圆,黑洋酥的,豆沙的。她每年小年夜前都坐在厨房里磨,装进一口缸里,我坐在旁边用勺子往磨洞里添米。雪白的米粉浆液流出来,我们不说,我的每一勺都是配合着她的喜悦,那几乎装了半缸的糯米粉全是她的心满意足。外祖母为自己的喜欢很少,但我知道,糯米粉里有她为自己的一点点喜欢。

那时的我不善于抒情,不会真正地写诗,如果是现在,我会一边用勺子添着米,一边抒情吗?当然也不会,不是因为她听不懂,而是坐在外祖母的对面,看着她磨糯米粉,正是一首石磨上的诗,已经在诗里了,呼吸着就是诗。

外婆,你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是不是?我的外祖母,她听不懂也会嘿嘿笑,真正的外祖母虽都是文学外的句子,却都会有文学内的情感和呼拥,普希金、泰戈尔们为他们的的外祖母买过磨子吗?买过什么呢?

腊月二十九到了,上海的小年夜,有些人家晚饭的桌上都有一大碗鱼汤。它是过年的序言,帷幕在小年夜的晚上已经拉开。

年三十了。初一,初二,初三。

外祖母留给我的名言不多,但是有一句名言是她每一年的名言,到了初三那一天,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叹息:“过完三天,还是原还原。”那时的我,已经听得出惆怅,我听说过很多回。

外祖母喜欢过年,是为我们,也有一点点为自己。过年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围着她转,她穿着新衣服,像一支红蜡烛,也像红灯笼。

她包汤圆。把每一个汤圆都码得整整齐齐。外祖母在的时候,过年是最圆的。

### 走路的云

尤今

最近十余年来,人们对远离药物的自然疗法兴趣激增,“蜂屋疗愈法”也因此应运而生,在意大利,逐渐成为生态民宿、山间度假村富有特色的旅游服务。

飞抵意大利南部群山环绕的小城市韦诺萨时,特地下榻于设有蜜蜂疗愈屋的旅馆。当我向负责人预订蜂房时,他郑重表示:凡是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对蜜蜂产品过敏者,不宜接受蜜蜂屋疗法,因为蜂巢空气中含有蜂胶、蜂蜡、花粉、蜂蜜微粒等成分,吸入后可能诱发哮喘病或过敏性休克。此外,对密闭空间或昆虫声感到不安者,也不宜。

我填妥了“责任自负”的表格后,租用蜂房四个小时。

所谓的“蜜蜂疗愈法”,是在蜂箱上装置精巧的过滤网,再把蜂箱安装在经过特殊改造的房间里,人与蜜蜂并没有直接的接触,但却可以安全地靠近蜂巢,进行疗愈。负责

二,初三。

外祖母留给我的名言不多,但是有一句名言是她每一年的名言,到了初三那一天,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叹息:“过完三天,还是原还原。”那时的我,已经听得出惆怅,我听说过很多回。

外祖母喜欢过年,是为我们,也有一点点为自己。过年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围着她转,她穿着新衣服,像一支红蜡烛,也像红灯笼。

她包汤圆。把每一个汤圆都码得整整齐齐。外祖母在的时候,过年是最圆的。

外祖母留给我的名言不多,但是有一句名言是她每一年的名言,到了初三那一天,她都会不由自主地叹息:“过完三天,还是原还原。”那时的我,已经听得出惆怅,我听说过很多回。

外祖母喜欢过年,是为我们,也有一点点为自己。过年的时候,我们每天都在她身边,围着她转,她穿着新衣服,像一支红蜡烛,也像红灯笼。

### 冬日自晒

华振鹤

不觉匆匆九十冬,今年往岁未相同。挠头每忘方寸事,观物恰如薄雾中。

那花,是家花,也是野花,更是菜花。立春前,她就开了。那时只开了几朵,但清气扑面而来,因为她是那么洁白,那么洁净,那么洁雅,那么纯洁!

她几乎是世界上最清新的花,玉白色的花瓣,小巧、柔软,薄如蝉翼,也如蝶翅,仿佛随时会凌空翩然飞去。不过,如此鲜活、脆弱的花儿,性子偏偏是那么的刚烈、倔强,除了梅花,除了田野里那些细碎的小野花,她几乎是第一个来给世人报春信儿的花朵,是在零下的气温、凛冽的寒风里初露芳华的花朵。她和红梅、白梅几乎同时降临人间,只是梅花常站在高处,被世人盛赞,而她,总是站在低处,站在田地里、沟壑旁,站在村庄的各个角落,或站在农人门前屋后的小苔儿里,不起眼。是的,她是那么不起眼的豌豆花呀……

可今天,她那谦逊的静修,却被一个小女孩的欢呼声打破了。“哇,这

里有花!多美的花!”这是个从城里来盈川游玩的孩子。不确定她以前没见过豌豆花。但她那小鹿般扑向豌豆花的脚步,我看出了她满眼的惊喜。

“小花,小花,你叫什么名字呀?”小女孩七八岁,穿着白色绣紫花的汉服绒裙袄,头上扎着好多小辫,还戴了粉红色小珠花,瓜子脸,细眉眼——她,不就像一朵秀气的豌豆花吗?

对于她的提问,豌豆花自然没有正面回答,而是依着竹篱笆,在风中温柔地冲小女孩点点头。

“嘻嘻,我知道啦,你就叫篱笆花!”小女孩自己给豌豆花取了名字,轻轻抚摸了一下豌豆花枝,然后噤噤地跑开了,沿着木栈道,向着下面的古码头跑去。她没有回头,没有看见豌豆花正默默摇摆着纤细的手臂,朝她挥手道别……

翠豆花的手臂儿,支在临江的竹篱上。翠绿翠绿,托着朵朵白色的小花,比雪擦过了还洁净,还耀眼。这白花,这翠叶,织成一道青青白白的藤蔓墙,在农人的竹篱上伸展着、绵延着,居然把整个农家小院都抱了起来。

啊,这真是绝美的一道花篱笆呀!依着这道花篱笆,朝南俯瞰,就是浩渺开阔的衢江,就是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盈川码头。古时,这里有个雅名,叫“明月满川”。

这轮江之明月,拥抱着盈川古县第一任县令——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的舟楫,也拥抱着唐宋元明清各代杰出的名臣、诗人、词人、旅人、僧人,赵抃、陆游、杨万里、张可久、徐霞客、李渔、弘一法师等人的扁舟,还拥抱着南孔第一

### 日出雨落,蟾蜍蜕壳

姚美芳

秋末冬初,季节更迭,正是蟾蜍蜕壳的时候,对于就地取材的老百姓而言,那一刻,正是“闯”蟾蜍的好时光。高蛋白高脂肪的蟾蜍,无疑是对物资匮乏时代的一种滋补。

我第一次“闯”蟾蜍,还是在少年时代。暑气退尽,时值豪雨,等到雨势小些,太阳魔幻般地同时出现在天空时,村子里的小丫头,便会大着嗓门喊:“闯蟾蜍去了!”于是,砖瓦房里,一个个小脑袋,就会推开窗户,探出头来响应,很快就组建了一支闯蟾蜍队伍。

蟾蜍,和大闸蟹一样,属方蟹科动物。但它个头小,肉也少,是一种小型的蟹类。蟾蜍的长大,需要不时地蜕壳,如同蚕宝宝一样。蜕壳时的蟾蜍,肉头肥,且鲜嫩。有经验的老农,总会抓紧时间捕捉。边晴边雨的天空下,水草丰盛的稻田里,或枝叶茂盛的芦苇丛中,星罗棋布地缀满了大大小小的洞,那就是蟾蜍们的家。这些洞,从表面看,没多大区别,可惯闯蟾蜍的小伙伴告诉我:有讲究

的!洞口四周光滑的,里面住着的是老蟾蜍。四周布满松土的,是当年生的新蟾蜍。

我搞不清其中的原因,单是瞧见蟾蜍洞井然有序,光滑清溜,犹如精心设计的人类寓所,侧耳细听,还能听到冬暖夏凉的洞内,有清泉潺潺。于是,我放下竹篓,朝着一个蟾蜍洞走去。见洞内有只青壳蟾蜍,瞪着头顶上一对长方形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准是听到我脚下发出的轻微声响,便“嗖”的一声,缩进洞里,坚守不出。

我举起早已准备好的竹竿,在距离洞口两三寸的地方,用力“闯”下去。大雨把土质浸得松软,只听见“噗”的一声,洞穴毁了,那只蟾蜍爬出洞口,刚想择路而逃,已被我三只手指捏田螺似的一把摀住,它只好口吐白沫,乖乖就擒。欣喜过后,便是如法炮制,没多久,我的竹篓里,快要装满这些没了用武之地的铠甲勇士了。但这样的得意忘形,很快就被一种疼痛的感觉替代。当我再一次举起削尖的竹竿,朝一个蟾蜍洞“闯”下去时,见一只个头高大、浑身鲜红的红壳蟾蜍,对我虎视眈眈,趁我不注意时,用它一一对锋利的蟹钳,狠命地钳住了我的无名指,直至我鲜血直流,疼痛不已。可见,所有的生命,都有复仇的天性啊。

太阳落下的时候,雨也停了,我也早已忘记了手指的疼痛。那天的收获还真是喜人。洗净蒸熟后的蟾蜍,放在椭圆形的盘子里,整整齐齐的。浓油赤酱的蟾蜍,摆在棱角分明的梭子盒子里,也是十分养眼。

生活跌宕起伏,最终归于平静。以后的日子,再食海鲜海味,却再也找不着当初品尝到的味道和那种满怀欣喜、满含岁月沉淀的感觉了……

生活跌宕起伏,最终归于平静。以后的日子,再食海鲜海味,却再也找不着当初品尝到的味道和那种满怀欣喜、满含岁月沉淀的感觉了……

生活跌宕起伏,最终归于平静。以后的日子,再食海鲜海味,却再也找不着当初品尝到的味道和那种满怀欣喜、满含岁月沉淀的感觉了……

### 十目谈

为春天存档

万卷藏书宜子弟,一蓑春雨自农桑。春雨中,小八腊子书店开张了。

为春天存档

为春天存档

为春天存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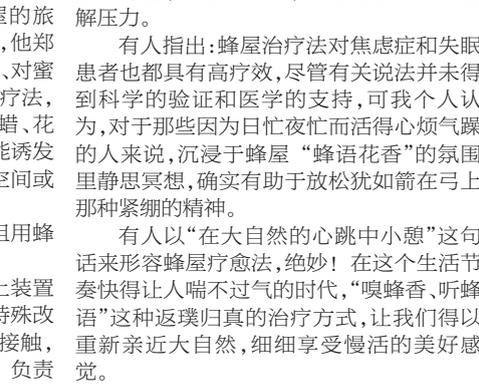
为春天存档

为春天存档

为春天存档

为春天存档

为春天存档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

朱刚